上津云客户端
看往期电子报

郭倍倍 春风十里落人间

文 王小柔

郭倍倍新书《十万》分享会现场。

走过春天 走过十年

断断续续的采访,是在鹿先森乐队参加"山之响·2026西昌火把音乐节"的途中完成的。"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,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。"只要温柔的吉他前奏响起,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便会同步翻涌:校园毕业晚会全班轻声合唱、深夜通勤车上单曲循环、离别酒馆碰杯时的背景音乐,一句"所有的酒,都不如你",承载了人们藏在心底的暗恋、遗憾与回不去的时光。

2019年1月5日,北京工人体育馆。三面观众席荧光棒如群山般绵延起伏,上万人的大合唱震动现场。台上的鹿先森乐队成立时间不长,多数成员白天还在建筑设计院画图、做工程,但就这么站上了无数音乐人奋斗半辈子也不一定有机会踏上的舞台。

今年6月19日,端午夜,也是毕业的季节,北京工人体育馆场馆升级改造后重启的首场正式演出,又交给了鹿先森乐队。距上一次时隔七年,乐队仍是原班人马,只是有人从单身变成为人父母,有人从租房到安居乐业,有人依然朝九晚五画着图纸。

这七年里,他们发行了近60首歌曲,走过了100多座城市,完成了近400场演出。2025年,乐队举行成军十周年"十万次回响"全国巡演,成都站正好是他们的第300场演出。同年11月,新歌《弱小的我啊》发布,依然是郭倍倍作词作曲,唱的是那个从小自卑、不断否定自己却从未真正倒下的少年。12月再发单曲《余晖》,灵感来自航班起落时与余晖交错的瞬间。

十一年,没散,没换人,还在唱。而这一切的起点,要追溯到更早的那个夏天——北京东四三条胡同的大排档,一个快30岁的男人问他的老同学:"咱还能做一支乐队吗?"对方没犹豫:"此事我愿一起,未来共担。"那天以后,郭倍倍带着鹿先森乐队走过了十年,又走进下一个十年。

少年自卑如影 却未真正倒下

16岁那年,郭倍倍第一次独自离家求学,从郑州到南京。陌生的城市,陌生的口音,周围同学大多比他年长,那个身量未足的小胖子,连开口说话都要鼓足勇气。

第一个月很难熬,什么都不习惯,满心满眼都是想家。也正是在那段日子里,他在校园里偶然听到一位学长弹吉他。那声音穿透南京闷热的空气,一下子把人定在了原地。多年后他回想起来,觉得就是在那个瞬间,音乐的种子落进他心里。很快,他花100块"巨款"买了一把吉他,一下午就练会了《白桦林》和《美丽新世界》,然后抱着琴挨个宿舍"巡演",见人就弹。

在南京三年多,郭倍倍从不敢说话的小胖子,变成了能在台上唱歌的人。一次校园歌手大赛,他以一首张信哲的《爱就一个字》拿了冠军,奖品是一袋洗衣粉。很多年后,玄武湖夜晚的风、学校旁边小饭馆的酸菜鱼,都在他的记忆里沉淀下来。

离开南京后,他回郑州复读,考入北京林业大学。在校园里,因为弹琴迅速结识了一帮同好。宿舍熄灯后,他们常常跑出学校大门,凑几个菜,抱一箱绿瓶啤酒,聊到天边泛白。郭倍倍看见青春独有的伤痕一闪而过——关于爱的,关于未来的,唯独没有关于过去的,"因为年轻的人从不回头,义无反顾"。就在这些东方将白的时分,他做了一个决定:把一生交给音乐。

后来他写下一句词,像是为所有年轻时做过的梦作注脚:"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,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。"

毕业后,郭倍倍的生活并不比大多数年轻人顺遂。他以鼓手身份加入过乐队,和朋友一起组过南无乐队,还创办了自己的公司。夜深人静时,一两瓶啤酒,一把破琴,瞎弹乱唱,写一些零碎到连自己都看不太懂的文字。他兼顾不同的身份:鼓手、创业者、词曲作者。甚至回河南老家上过一段时间班——穿得规规矩矩,坐在办公室里,和舞台上的自己判若两人。

他形容那种割裂感:"我好像活了好几次人生。"但音乐始终没丢。即使在最忙的日子里,深夜回到家,还是会抱起琴来拨弄几下。那些无人聆听的时刻,反而成了最诚实的自我对话。

2015年夏天,鹿先森乐队正式成立。这支后来被很多人评价为"不太像乐队"的乐队,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出发了。

综艺舞台淬炼 爆红之后自省

2015年10月,鹿先森乐队推出首支单曲《春风十里》。而这首歌严格意义上的首演,是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场校园歌手比赛上,郭倍倍当评委和表演嘉宾。当天下午才写完词,歌还没编曲,却像一阵风,吹进了无数人的耳朵。

"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,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。今天的风吹向你,下了雨,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"词曲简单干净,甚至有些青涩。后来李宇春在一次演出中的翻唱,让这首歌被更广泛地传播开来。

2016年2月,鹿先森乐队通过乐童音乐发布首张原创专辑《所有的酒,都不如你》的众筹。九个月后,众筹项目完成302%,筹款超过30万元,获得近7000人次支持,随后专辑正式出版。2017年,他们开始了"春风千里"全国巡演。2018年,第二张专辑《华年》发布,同年获得全球华语金曲奖年度民谣组合奖。

2019年1月5日,他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"华年"演唱会,一周后辗转上海卢湾体育馆继续开唱。郭倍倍站在台上,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演下来的,"似乎一瞬间发生,又一瞬间结束。"快到来不及细想,从几个人凑在一起玩音乐到铺天盖地被关注,过往被时间推着,像幻灯片一样一页一页翻过。

那是鹿先森乐队命运转折的一年。专场演唱会6000张门票销售一空,被视作独立乐坛现象级时刻,掌声与各类商业邀约接踵而至。同年5月,他们受邀参加音乐综艺《乐队的夏天》,再次唱火《春风十里》,也直接将乐队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
节目录制前,他们刚结束沈阳的专场演出,连夜赶赴录影棚,所有成员都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下。登台后,完整演绎代表作《春风十里》,又到台下与几位乐坛前辈围绕创作、乐队发展交流了近二十分钟。但节目正式播出时,这段对话仅留下零散片段,并放大了审美分歧的部分。节目上线后,负面评价接踵而来,乐队成员承受了沉重的心理打击,自信心严重受挫。

不少朋友建议他们公开发声辩驳,借争议博流量。但他们商议后达成共识,选择沉默,全心投入第三张专辑《在心碎处》的创作,在相互宽慰中慢慢自我治愈。

其实,他们这支乐队的模式格外特别。多名成员常年从事建筑、规划类高强度朝九晚五的工作。工作日,大家背着设计图纸与乐器上下班;到了周末,便会开启另一种模式——周五下班后直奔高铁站,辗转各地登台演出,周日深夜返程,保证周一准时到单位打卡。演出的后台,成员临时打开电脑修改施工图纸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

酒馆成为情绪避难所 藏着创作的万千故事

郭倍倍家楼下以前有一间名为"山丘"的社区精酿酒馆。店面狭小,仅摆放了三张木桌,二层空间低矮,一米八身高的成年人几乎无法站直。来往客人大多是小区周边的普通上班族,彼此没有刻意寒暄的距离感。酒馆老板老唐、小霍同为艺术院校毕业生,深谙酒水与人心,总能根据客人的心境,推荐适配精酿。

2021年一整年,郭倍倍每周都会多次走进这间小酒馆。在这里,他放下音乐人的身份,只做安静的倾听者:听餐饮老板闲谈世间见闻,听上班族倾诉日常琐碎,听医疗从业者谈长跑心得。酒馆外的小路,藏着朴素的市井,清晨准时开门的按摩店、宠物店、快递转运点,散步的老人,广场上嬉闹的孩童,穿梭不停的外卖骑手,这些细碎平凡的日常,一点点抚平他心底的暗色。

无数个酒馆微醺的夜晚,郭倍倍提笔记录下眼前人间百态,成为他作品的主题。他说:"我是一个有很多话无法言说的人,也很难有人能真正走进我。我把自己真实的情绪都写进了歌词,写进了诗歌。"他写了三百多首诗,大多创作于深夜或酒后,摘下面具,毫不掩饰地与读者、歌迷坦诚相见。

郭倍倍

鹿先森乐队主唱,词曲作者,现居北京。随鹿先森乐队推出专辑《所有的酒,都不如你》《华年》《在心碎处》。出版诗与歌文字作品集《十万》。

有朋友问他为什么写诗,他想了很久答不上来。后来他说:"我就是急于记录我当时的心情,可又不愿意直说,于是诗就成为被情感触碰时留下的水纹。具象的事情会被淡忘,比如姓名、容貌、来龙去脉、风景,但是心情是不会忘记的。"

武汉江汉路偶遇沉默远行的少年催生《水生》,山城层层台阶困住人心的怅惘写成《重庆》,行走途中等候的心境化作《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》,青岛的海浪、墨尔本的黄昏、万米高空的云层,旅途中遇见的人与风景,都被郭倍倍完整地收纳进诗与歌。

刻进旋律里的亏欠 与弱小的自己相逢

郭倍倍说自己童年时很自卑,他写下歌曲《弱小的我啊》,"从小是个失败者,理想不断消亡"。这首歌的单曲封面,是他上小学时爸爸为他拍的一张照片——在鼓号队演出中间休息的10分钟里,孩子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,只有他一脸严肃地站在队伍里,突然看向镜头,眼中满是倔强。

他说:"那个弱小的我,从小自卑如影随形。身旁总站着闪亮的人,而自觉一事无成的那个我,懦弱又不甘的那个我,靠燃烧自己才能活下去的那个我,拼了命奔跑着,直到呐喊至嘶哑,直到力竭,直到时间的浓烟将我燃烧殆尽。"

小学鼓号队的往事清晰刻在他的记忆里:选拔时满心向往吹小号,却被分配去打大鼓,几番纠结犹豫后,他红着脸敲开老师办公室的门,鼓起勇气申请调换乐器,最终拿到了编号001的小号。这件旁人眼中的小事,却是他人生中第一场真正的勇敢。从小到大,他总自觉平凡、一事无成,常常仰望身边耀眼的人,内心反复自我否定,却从来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。

鹿先森乐队首演这首歌时,站在聚光灯下的郭倍倍热泪盈眶。这首歌唱的从来不仅是他自己,而是世间每一个敏感怯懦,却依旧咬牙坚持的普通人。

独处之时,疲惫感时常如深渊般裹挟着他,他借酒短暂消解情绪,酒醒后又被巨大的空虚席卷全身。他反复品读老子那句"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,以其不自生,故能长生",慢慢学会了与不完美的自我和解,明白了孤独、失意、平凡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他习惯捕捉转瞬即逝的情绪:春日黄河边跪拜泥土、秋夜衣衫沾染酒痕、跨年时听见全场倒计时、万米高空远眺层层云海。在他的认知里,歌曲与文字是剥离伪装、袒露真心最安全的出口,具体的事件终会消散,但心底的情绪能够永久留存。

前行中一群老友 十年不变的坚守

郭倍倍出了一本书《十万》,里面攒下他自2015年到2025年这整整十年的文字、歌词、诗句,还有不少随手画的画。这十年刚好也是鹿先森乐队走过的十年。他说十年里有数不清的纠结和软弱,但只要有一次鼓起勇气,就够撑着他继续往前走。他希望,每个认真过日子的人,都能在这些文字里看见自己的日常与心事。

2025年,鹿先森乐队开启成军十周年"十万次回响"全国巡演,上海、武汉、成都、北京依次开唱。十年间所有欢喜与坎坷,全部融进演出曲目。北京专场落幕四天后,郭倍倍入院接受了一项手术。无数个病房里难眠的长夜,过往的人生画面在脑海里回放:胡同里大排档组队的夜晚、演出观众席上的点点荧光、综艺节目播出后的全网非议、楼下酒馆里的人间烟火、没能送别姥姥的终身遗憾,十载悲欢,悉数涌上心头。

独处沉思的这段日子,让他彻底与十年起伏的过往和解。想到好玩的事就笑,想到难题又焦虑,但最后他是在庆幸中睡着的。"鹿先森乐队没有多高的成就,没有多么传奇,但因为热爱和坚定而变得勇敢,从来没有想过离开,也从来没有被打倒。我们不会被遗忘,因为我们一直在场。"他坚定地说。

今年1月3日,他在南京写下一段文字:"没有成功也可以是圆满,孤独也可以是圆满,失败更是一种圆满,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圆满。"

郭倍倍口中反复提及"十万",那是十万次迷茫、十万次深夜叹息、十万次月升、十万次城市独行,是十年间无数次自我拉扯,最终守住的一次坚定不移的勇敢。乐队的成员相识均超过二十年,校友、同事、老友,这些身份牢牢捆绑着彼此,乐队从未更换任何一名成员。他们不刻意混迹音乐圈层,不迎合市场短期流量,如同他们的纪实短片《一米春风》传递的内容:不追求转瞬即逝的高光,只求一米一米稳步向前,流水不争先,争滔滔不绝。

十年光阴里,郭倍倍走过无数座城市,写下数十首歌、数百首诗。聚光灯与综艺节目带来的喧嚣终会退去,相伴二十年的老友、藏在旋律里的温柔、直面迷茫的勇气,始终不曾改变。

万千听众因一首《春风十里》与鹿先森乐队相逢,在旋律里看见各自的人生。世间每一个人,或许都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,而郭倍倍用十年的人生证明:不必万众瞩目,不必天赋超群,只要忠实自己心底所有情愫,认真走完脚下每一段平凡长路,春风终会吹到你的身旁。

(图片由郭倍倍提供)

讲述·嘛是天津味儿

烟火气延续四百六十余年

去芦台赶大集

文 王学志

农历逢三逢八,位于宁河区长发路30号的芦台大集开集。天一亮,大集上已人头攒动。风从蓟运河边漫过来,带着点河水的潮气,混着油条的油香、烤红薯的蜜甜、卤煮的咸鲜、新割韭菜的清辣……百般滋味缠在一起,就成了实打实的烟火气。

《宁河县志》记载:"芦台集期逢三、八日,聚人曰财,次政曰货。古者日中为市,所以分财布利,通有无者也。"自集期正式确立算起,至今已有四百六十余载。1980年,芦台大集恢复,地址从南街挪到震新路与商业道一带。1998年,大集搬到贸易开发区,从卖菜卖粮的小集市,变成卖衣服、家具、农资、汽车的大市场。2024年,大集再度焕新,融入互联网时代。

大集守护者 浓浓人情味儿

从2024年宁河区兴宁建设投资集团接手芦台大集运营那天起,孙明佳的生活,就钉在了这纵横十条街、一千多个摊位的日与夜里。他是土生土长的芦台人,一转眼,从在大集上蹭糖葫芦吃的毛头小子,成长为新一代守集人。

烟火气十足的芦台大集。

他干的第一件事是修路。原先坑洼不平的柏油路面被掀开,一遍遍将路基夯实,再铺上沥青。集东头荒废了许久、长满杂草的35亩空地,他带人去清了杂物,平了土坡,改造成免费停车场。

紧接着是对接公交公司,开通一元定制专线,市区、滨海新区的乘客一块钱就能坐到终点,车直接停在大集入口,下车抬脚就能溜达进来。线路从六条增到七条,"网上预约、一人一座"的模式,让市区居民赶芦台大集就像逛菜市场。

逢集的日子,孙明佳早上6点准到,查摊位、查消防、查卫生,一直忙到晚上散集。绕着大集巡查完最后一圈,确认路灯都亮着、垃圾都清了,才敢往家走。

大集上本钱薄的小商户,缴管理费的日子能宽限就宽限。乱摆的摊子归了类,生鲜凑一片,吃食拢一处,百货杂货各有地界,而沿街挑筐卖鲜桃的、扛笤帚转悠的,依旧没人拦,还保留着那份随走随卖的自在。

"没啥,我也是芦台人。"孙明佳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他一直觉得,自己不是来管理一座集市,而是来守自家老院子的。碰上摊主乱扔垃圾,保洁员劝两句就挨骂,孙明佳过去,弯腰把垃圾捡起来,笑着跟摊主说:"大哥,大集干净利索了,大家才愿意来,你生意也红火,是不是?"话说得软,道理却实实在在。摊主红了脸,往后再也不好意思乱来了。

"宁河第一锅" 地道乡土味儿

芦台大集美食街最中心的位置,立着一口铸铁大锅——直径两米三八,深一米五,像一头正在打盹的黑铁瑞兽。这就是"宁河第一锅"。

2025年1月2日,"宁河第一锅"正式亮相。米是宁河稻,肉是五花肉,切了厚片下锅煸出油脂,混着香菇丁一同焖。锅底的柴火烧了一个多小时,锅盖缝里飘出米香、肉香,顺着风往街面上钻。揭锅的那一刻,肉香渗进米里,连锅巴都带着焦香。那天大锅前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,端着碗站着吃,都说吃出了小时候的年味儿。

2025年1月7日,腊月初八,上午9点,百余公斤糯米、红豆、红枣等食材加水装进"宁河第一锅"。几个人站在锅边搅动铁铲,胳膊酸了就换人。排队的人从锅边拐到大集门口,绕了三道弯。两个多小时后,大伙儿都喝上了热腾腾的腊八粥。

今年年初,"宁河第一锅"周围又添了八口直径八十厘米的小锅,组成"锅阵"。大锅熬粥、焖饭、煮饺子、煮元宵;小锅做酒酿馒头、四喜丸子、酒糟扣肉、野菜饺子、酱香包子……都是地道的宁河味儿。

2月10日,腊月二十三,小年,北风硬得很,芦台大集人气爆棚。事后统计,当天赶集的多达17.63万人次,主停车场出入车辆9200辆次,周边道路临时停放车辆近700辆。来自京津冀三地,操着不同口音的游客摩肩接踵,把大集的通道挤得水泄不通。

上午11点,"宁河第一锅"前,灶膛里的劈柴烧得噼啪响,橘红色的火苗从锅底往上蹿,2000个饺子在大锅里漂浮、翻滚,吃到饺子的游客笑得合不拢嘴。大家举起手机,直播、拍视频,记录下这美好的生活场景。

村厨争霸赛 奖励一头猪

还是腊月二十三这天,在"宁河第一锅"的位置,举行了"芦香海味"村厨争霸赛决赛。此前,宁河区十五个街镇的上百位民间大厨参加初赛,一路比拼,最终八人进入决赛。

8号灶台前,62岁的刘宝海低着头片鱼。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,袖子挽到胳膊肘,手背上青筋暴突,指节粗大。手里的刀"笃笃笃"地在案板上起落。草鱼去了骨,鱼肉朝下放稳,刀锋斜着片下去,每一刀都片到鱼皮又不切断,力道精准。片完了再竖着切,还是不切断。

刘宝海说:"清朝时我们村出过一个刘巡抚,去南方当官,吃了松鼠鳜鱼,把做法带回老家。我们这边不产鳜鱼,就产鲤鱼、草鱼,祖辈把做法改了,炸出来像菊花,所以就叫菊花鱼。"

锅里的油烧到七成热,切好的鱼下锅炸足三分钟,鱼身炸到金黄,往盘子里一放,果然像一朵盛开的黄菊花,鱼肉一丝一丝竖起来。番茄酱、糖、醋、淀粉熬得稠稠的,往鱼身上一浇,香气猛地蹿出来。

年轻时,刘宝海是部队的炊事兵,跟着老班长学艺,每天生火、揉面,练了小半年,把全连战士的饭菜做得妥妥帖帖。退伍后他进了芦台饭店,在厨房里又跟老师傅练出一身绝活。他说,做菜没秘诀,就是实在,"食材新鲜、火候到位,不偷工不减料,跟做人一样,别玩虚的,那就成了。"

当天他做的第二道菜叫"金玉满堂"。甘薯切成麻将块,炸熟熬糖做拔丝,码在盘子周围,像温润的黄玉;中间是回锅肉,五花肉煮了切片,炒得油亮。最妙是那拔起来的糖丝,拉得长长的,在盘子上绕来绕去。凭这两道菜,他获得了比赛的"特金奖",奖品是一头披红挂彩的活猪。

当暮色漫过蓟运河的堤岸,人们渐渐散去,热闹了一天的大集像一锅刚撤了火的粥,锅沿上还挂着薄薄的水汽,那是还没散尽的人间烟火。

互动舞台剧 创意不会停

芦台大集有一片"非遗"展示区。芦苇画师傅拿烙铁在苇片上烫画,糖画师傅舀着糖汁浇出龙凤,面塑手艺人三两下捏出活灵活现的小玩意儿,飞镲、高跷、旱船、大秧歌的队伍,每到节假日就顺着主街巡游。孙明佳和宁河区文化馆的人一起跑了小半年,整理史料、走访老艺人、填报材料。2025年10月,"芦台大集商贸习俗"入选宁河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如果说孙明佳给芦台大集搭起了骨架,那么李进和她的团队就是为这骨架填进了鲜活的血肉。早先她在抖音做直播,现在,她成了芦台大集文旅复合型项目运营负责人。他们做得最出彩儿的是《大集剧场》沉浸式互动舞台剧,独创"NPC(由真人扮演的互动角色)赶集+"模式,演员穿着旧时衣裳,操着地道的宁河口音,夹杂在赶集的游客里,逛着逛着,整条街的人都入了戏。

《大集剧场》拓展出四大类:"大集喜事"讲乡土婚俗,"大集故事"讲市集历史,"大集童事"讲童年记忆,"大集趣事"讲市井百态。节假日,穿长衫的NPC带着游客玩滚铁圈、跳房子、丢沙包,赢了能换"大集银票",在摊位上当钱花;财神装扮的NPC沿街送福字、发糖块。"大集喜事"里的老式娶亲,新郎要闯过三关才能接走新娘。李进自己也下场,新娘、岳母都扮过,台词张口就来。

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,农历逢三逢八的大集,好似一幅动起来的画卷,时时描绘多姿多彩的生活;又像一口挂在檐下的老钟,撞一下,便发出铿锵声响,余音绵长,不绝于耳。